

A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中外文化交流史

◆ 上卷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发展史上，同外部世界的交往，可以追溯到遥远的上古时代。考古资料证明，早在文明的晨曦时期，今日中国的边疆居民，便同境外诸族有了相当广泛的文化接触。这些文化接触，无论是陆上的，还是海上的，都离不开交通这一媒介，离不开丝绸之路。在人类历史上，丝的骄傲，属于中国。



◎ 何芳川 主编

**A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中外文化交流史

上 卷

何芳川 主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外文化交流史 / 何芳川主编.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7. 6

ISBN 978 - 7 - 80173 - 644 - 4

I. 中… II. 何… III. 文化交流—文化史—中国、外国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0635 号

中外文化交流史

主 编 何芳川

责任编辑 杨 华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开 本 660 × 940 16 开
65. 125 印张 10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5 月 第 1 版
2008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173 - 644 - 4

定 价 120. 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64270995 传真: (010)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84257656

E-mail: icpc@95777. sina. net

http://www. sinoread. com

卷首语： 永远的接力棒

●何芳川

时光倒流，定格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叶。

一天下午，我正在家中读书，周一良老师突然来访。我一阵惶恐、忙乱，一良师依旧是一片淡定的笑容。听了来意，方知这一次老师的“下访”，是来约稿的。原来，“文革”之前，一良师曾在周扬同志的领导和关切下，主持过世界史教材的编撰。那时，周扬同志即有意请一良师再组织编写一部中外文化交流史。未几而“文革”爆发，一切无从谈起。待到尘埃落定，一良师秉承我中华“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优良传统，不顾已逾七十的高龄，毅然放下手边的研究，决定偿还这笔自己心中的“文债”。其实，那本来无“债”可言，但对一良师来说，却是一种君子的承诺，一份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和义务。

在一良师拟定邀约的作者名单中，我是年龄最小的晚辈。蒙恩师青眼，自然受宠若惊。于是一诺无辞，努力从事，终于敷衍成篇，与众多师辈及学长共襄盛举。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就这样问世了。在我国中外文化交流史领域，它无疑是一个带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专著性质的成果。

时光竟不能倒流。

转眼之间，近二十年过去，我们迈入了新的世纪、新的千年。2004 年早秋时节，周编《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责任编辑鲁锦寰先生陪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杨华女士来访，希望我出面将该书修订再版，或者重新组织再编撰一部《中外

文化交流史》。

两个选项中,我选择了后者。这是因为,当年的作者中,有几位已经仙逝;有几位年届耄耋,还有的远赴边陲乃至海外。小子何能,岂敢贸然“修订”?!于是仿效一良师当年,重新邀约了一些学兄学弟,撰写一部新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新邀的这些朋友,多是一个学术领域的领军人物,自然百忙。蒙大家慨然允诺,纷纷放下手中的其他工作,专为本书贡献佳篇,令我由衷感动。

这部新撰《中外文化交流史》,与一良师主编的那一部书,是传承关系。这是首先应该说明的。学术研究、薪火相传,有如接力赛跑。一良师一辈师长的学术接力棒,传到我们手中,还会一棒一棒地传下去,不断推动着中华民族的学术事业。

薪火相传,接棒疾行,是我们的义务;百尺竿头,再进一步,更是我们的责任。这部新撰的文化交流史,与一良师主持的那一部比较起来,我们在下列几个方面努力作了一些改进:

首先,增加了“导论”一章。就文明、文化与文化交流方面的问题,尝试着做一些归纳、梳理工作,并力求作一些理论上的探讨。

其次,增加了纵向历史勾勒的几章,就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发展,尝试着作一个纵向的勾勒。勾勒的范围,从两汉到明清,限于古代。近代以来的文化交流,未能予以勾勒,主要是由于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开展,加之本人学浅,未敢贸然从事,只能期诸未来。

第三,各章的安排,不再按国名汉语拼音字母先后排序,因为那样容易显得杂乱无章。这次依地区排列,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而西亚、非洲,然后则是欧洲、美洲,由近及远,大致符合我国历史上对外交往的先后序列。每个地区数国再组成一篇,力求使全书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如上所述,各位作者均尽心竭力,贡献了佳作。大致而言,与先后召开的三次编撰工作会议所定下的宗旨也还是相符或相近的。由于每位作者的学术背景与研究领域的不同,所撰写的内容也就不尽相同:有的从古到今,比较全面、系统;有的侧重于文化的某一特定时期、特定领域;有的着眼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双向互动;有的则侧重于这一双向互动中的某一单向。对于读者而言,在求得系统认知时可能受到一定影响。不过,由于这些侧重特定时期、特定领域的文字多是作者们的强项,因而读者对问题的

深度上的了解或许有更多的受益。

文化交流的历史图象,是极难把握的。

首先,它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自从人猿揖别以来,人类社会就始终处在发展这一动态上。这一动态的难以把握,在于它的多样性。在众多种族、民族、国家和地区中,人类社会发展有着依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而彼此有别的众多发展频道:有的快速发展,很早就达到过某一时代的巅峰,而后迅速滑落向无边暗夜;有的曾经存在,踪迹鲜明,却由于某种自然灾害或战争而“蒸发”;有的屡屡历经挫折、迂回甚至倒退,却百折不回,千年一脉,不断再造辉煌;有的始终在历史长河中沉浮;还有的后来居上,等等。这种动态的多样性,造成了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性现象,也给文化交流制作了基本背景。

其次,它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人类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民族创造的文明与文化,都同人类社会本身一样,是一种立体网络式的结构。正因为如此,诸文明与文化之间的交流,自然也是立体网络式的。如果对他们仅仅作平面式的认知与理解,人们笔下的文化交流,一定是苍白的,远远不能表现其错综复杂的无比璀璨。按照常规,我们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物质的(器物的)、制度的、精神的三个大的范畴,同时要知道它还有众多的、层出不穷的专门范畴。当文明之间发生碰撞,文化之间发生接触,这不同的三大范畴与众多专门范畴的内涵之间,必然发生的交流,显然也呈立体网络状。如果再向纵深思索,我们就不难看到,不同文明、文化碰撞的时候,即使是最简单、最直接也最容易交换的物质(器物)文化,其中也物化着丰富的制度文明乃至精神文明的内容。而与此同时,制度与精神层面的文化间碰撞,其交流的内涵中,亦包含着对物质(器物)文化赖以产生的不同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认知与理解。

第三,它是双向与多向的,而非单向的。在讨论文化交流时,人们一般都注意到它的双向互动。这一认知,比较起那种单向认知的片面性、偏执性、主观性来,自然是大进了一步。在这一基础上,人们还进一步探讨了这种双向互动的不平衡性,即:在某特定的时期,不同文明与文化相遇的时候,其中某一种处在发展较高阶段的文明与文化,可能对另一文化呈高屋建瓴式的倾斜式“文化出超”。不过,当我们仔细审视上述这种双向运动时,就会发现,除了上古时期人类社会处在低级的原始的发展状态因而可能发生比较纯粹的双向运动以外,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古典时代以降的文化交流在双向互动中,早已包

含了大量的第三、第四乃至更多种文化内涵,因而文化交流的双向性,其实也是一种多向性互动。这也从另一侧面,证明文化交流的立体网络模式。

第四,中华民族对外文化交流时,其璀璨辉煌的物质文化出超现象常常令人眼花缭乱。当人们集中注视中外文化交流的这一现象时,其实有许多值得重视的事物往往被掩盖了。发掘并探究这些容易被掩盖的比较陌生的领域,尤具重要的价值。例如,在制度、精神层面,中华民族似乎并非出超大户,相反,却有“文化入超”大户之嫌。例如,在古代,佛教、伊斯兰教文明流入中华,甚至基督教文明亦曾在中国境内一度“寺满百城”,而中国的儒家学说流播的范围却仅限于朝鲜半岛、日本、越南以及近代以来新加坡与东南亚华人聚居地区;又如,即使在物质文化层面,比较起丝绸、瓷器与四大发明这些高级复杂劳动的产品来,在那些比较简单劳动的物质文化领域,中华民族恐怕也处于“文化入超”之列吧。

内容如此丰富多彩,难以把握的文化交流史,自然不是一两代人能够完成的。这是一场接力赛,全人类各族人民共同承担的接力赛。就中外文化交流史而言,中国学人的责任是义不容辞的,除了自己要挺身承担,更要不断与国外同行切磋、合作。文化交流史的学研、撰写本身,也是一部文化交流史呢!这场任重道远的接力赛,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一良师主编、各位师辈学长共同合作的那部专书,就是我们接力赛的前面一棒;我们接过这一棒,努力疾跑,尽自己这一棒的一份心和力。这一棒的得失,自本书问世之日起,就已经要请下一棒去评说了。我深信不疑的是,这一永远的接力赛,一棒定比一棒更出色、更完美,更接近人类历史上文化交流那丰富、复杂、千姿百态的真实。

季羨林先生是当年周编《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作者之一,本书付梓之际,蒙季老宠赐题词,更凸显了学术接力的意蕴。

本书的出版得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张贵来总经理的大力支持,特别是责任编辑杨华女士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谨致由衷的谢忱!

目录 Contents

卷首语:永远的接力棒 1

第一章 导论:	
文明、文化与文化交流	1
一 文化与文明	1
二 文化交流与文明交汇	8
三 文化交流的特殊状态:暴力与战争	15
四 文化交流中的“作伪”与“误读”	18
五 和平交流:全球化中的中国文化旗帜	23

勾勒篇 31

第二章 历史上的中外文化交流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33
一 陆上丝绸古道的形成	34
二 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	44
三 汉魏南北朝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	48
第三章 历史上的中外文化交流	
——隋唐至明清时期	59
一 陆上丝绸古道的发展与式微	60
二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繁荣	62
三 唐宋以降的中外文化交流	66
第四章 西学东渐与欧洲科学在	
中国的传播(1582~1793)	79
一 明末传入的西方科学知识	79
二 康熙乾时期西方科学的传入	93
三 明清时期西学传播的社会因素	104

中国 - 东北亚篇 115

第五章	历史悠久的中韩(朝)	
	文化交流	117
一	古代文化交流的独特历史环境	117
二	古代的中韩(朝)文化交流	139
三	近代中韩(朝)文化交流	171
四	面对新世纪的中韩(朝)文化交流	180
第六章	高潮迭起的	
	中日文化交流	191
一	古代的中日文化交流	
	——第一次高潮前后	191
二	中世纪的中日文化交流	
	——以第二、第三次高潮为中心	200
三	近代的中日文化交流	
	——第四次高潮的兴起和消退	220
四	当代中日文化交流	
	——第五次高潮方兴未艾	231

中国 - 东南亚、南亚篇 241

第七章	悠久绵长,交相辉映	
	——中国与越南老挝、	
	柬埔寨的文化交流	243
一	中越关系的源头与	
	早期经济文化联系	243
二	越南立国后中越两国经贸	
	与文化关系的广泛发展	257
三	中越两国在近代思想启蒙运动和	
	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密切联系	273
四	和平、友好、互惠的中老文化交流	280
五	睦邻互助、高潮迭起的中柬文化交流	291
第八章	和睦友好的	
	中泰文化交流	308

一	历史悠久的古代中泰交往关系	313
二	丰富多彩的中泰文化交流	323
三	现代中泰文化交流	351
四	中泰文化交流的因缘	365
第九章	中缅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373
一	中缅文化交流的优越条件	374
二	战国秦汉时期中缅文化交流	383
三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缅文化交流	387
四	唐宋时期中缅文化交流	390
五	元朝的中缅文化交流	398
六	明清时期中缅文化交流	402
七	民国时期的中缅文化交流	417
八	新中国成立后的中缅文化交流	419
第十章	流光溢彩的中国 印度尼西亚文化交流	430
一	宗教	430
二	语言和文学	437
三	音乐、舞蹈和建筑	445
四	医学、陶瓷和生产技术	451
五	中印尼文化交流的特点	461
第十一章	中印文化交流两千年	471
一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473
二	唐宋元时期	485
三	明清至近代	502

中国 - 西亚、非洲篇 511

第十二章	丝绸之路上的中国与 伊朗的文化交流	513
一	历史回眸看伊朗	513
二	古代中伊友好交往	517
三	经由伊朗向中国的宗教传播	520

四	文化交流结硕果	526
第十三章	丝绸之路长 长城通天方 ——中国与阿拉伯世界	
	文化交流	538
一	阿拉伯世界	538
二	中阿往来关系史勾勒	545
三	古代中阿之间的 文化交流与相互影响	576
四	《古兰经》的翻译	586
五	阿拉伯文学在中国	590
第十四章	关山难越	
	中非文化传真情	599
一	茫茫大海曲 甘英欲渡无船	602
二	两大古文明在 希腊化世界面前尴尬的“接触”	605
三	中国丝绸与东地中海服饰文化	613
四	中国与非洲直接联系的纽带 ——海上丝绸之路初通	617
五	唐宋时期中非交流区域显著扩大	624
六	中国“四大发明”传入非洲 和埃及在交流中的地位	639
七	陆道海道俱畅通 的元代中非文化交流	645
八	郑和下西洋开辟了与 非洲交往的新时期	652
九	近代中国与非洲的文化交流	667
十	薪火相传,文化交流 友好合作传万世	669

中国 - 欧洲篇 677

第十五章	中法文化交往	
	历史启示录	679
一	17 ~ 18 世纪中法文化 相互渗透的不同规模与影响	679

二	中华文明对法国启蒙运动的贡献	692
三	19 世纪中期至 20 世纪 中期中法文化的大规模互动	710
四	近期的发展: 中法文化大融会及其他	739
第十六章	龙与鹰——历史上中德民族 的文化交汇	749
一	“向中国”:汤若望-莱布尼茨时代	753
二	罗可可风:中国文化情结	760
三	“视线所窥,永是东方”:歌德一代	766
四	文化碰撞:“图象”的变化	771
五	文化兼容: “向东方压进”与“向西方学习”	778
六	文化传奇: “赛瓦公案”与《孽海花》	783
七	文化交汇的结晶: 同济大学和中德学会	787
第十七章	转变的世纪 ——18 世纪中英文化 与政治交往	795
一	18 世纪以前的中英交往	795
二	18 世纪中英之间的文化交流	805
三	18 世纪中期英国人 对中国的负面评价	816
四	18 世纪末马戛尔尼 使华及其影响	826
第十八章	中俄文化交流	843
一	从古代至 17 世纪的 中俄文化交流	843
二	18 世纪的中俄文化交流	847
三	19 世纪的中俄文化交流	854
四	20 世纪的中俄文化交流	868
第十九章	中国与西班牙 ——文学的交流与互动	889

一	中国文学在西班牙	889
二	西班牙文学在中国	916

中国 - 美洲篇 931

第二十章 跨越太平洋

——中国与拉丁美洲

的文化交流 933

一	对中拉古代文化接触的探索	934
二	马尼拉大帆船开辟了 中拉早期文化交流的太平洋通道	946
三	美洲农作物的传入 及其对中国饮食文化的影响	961
四	“苦力贸易”和华工、华侨 对拉丁美洲开发的贡献	974

第二十一章 中国文化在美国的早期传播

及其影响 990

一	中国文化对美国启蒙运动的影响	993
二	中国农作物和植物向美国的传播	1010
三	中国艺术品在美国的传播	1018

作者简介 1

编后记 1

探讨文化交流，是一件吃力的事。

要探讨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界定什么是文化，以及常与文化通用的文明。这更是一件十分吃力的事。

虽然吃力，但还是要进行。好在前人已经吃力耕耘，并非拓荒。

一 文化与文明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是对国内外学术界讨论何为文化的最佳写照。

季羨林说：“现在世界上对‘文化’下的定义有几百个。有的说二百个，有的说六百个……但还没有一个定义是大家都同意的。”〔1〕

钟敬文说：“有个外国学者曾经收集过这个术语（指文化——引者）的说法，约有一百多种。它还没有包括我国学者们的说法在内呢。”〔2〕

辜正坤统计，“文化的定义多达 180 余种”。〔3〕

“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初，Kroeber 与 Kluckhohn（1952）所编辑的《文化（Culture）》一书中，已收集了一百多个各界对文化不同的界说。

〔1〕 季羨林：《东方文化知识讲座》，黄山书社 1988 年版第 1~2 页。

〔2〕 钟敬文：《关于文化建设问题的一点意见》，钟敬文、何兹全主编《东西方文化研究》（总第 2 辑），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1 页。

〔3〕 辜正坤：《中西文化价值定位与全球文化建构方略》，《世界文化的东亚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2 页。

现在这个数目更加十倍甚至数十倍了。”〔4〕

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呢?

罗威勒(A. Lawrence Lowell)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当着我们寻找文化时,它除了不在我们手里以外,它无所不在。”〔5〕

尽管难以捉摸,尽管无所不在,人们还是努力将文化作界定性的勾勒。

西方人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就在“‘性灵的陶冶’(Cultura animi)的意义上使用了文化一词”〔6〕

1871年,E. B. 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的《原始文化》发表后,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便越来越多地使用“文化”一词来描述原始社会〔7〕。自此,文化作为一个科学术语,正式引进学术研究领域。

从语源上探讨,所谓文化,即 Culture,源自拉丁文 Cultura,该词又源于动词 Colere,本义为“耕作”、“栽培”、“养育”,等等。同时更可追溯自印欧语 Kwel-字根,这一字根则有翻动一块地方、运转与耕作之意。它指的是人类以自己的双手进行的创造。简单、原始如石器,也有人类亲手加工的痕迹。因此,文化的最初内涵,是自猿进化为人类之后,有农耕以来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创造的内容。

显然,文化是近代西方首创的一个学术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它是一个舶来品。特别是,由于近代西方对东方压倒性的先进,其众多学术概念取得了话语主导权,其流入中国,有一个被理解、吸纳与消化的过程。

将 Culture 译为文化,乃是对中国传统概念的借用与改造。

〔4〕 乔健:《民族多元与多元文化》,马戎、周星主编《二十一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2页。

〔5〕 韦政通:《中国文化概论》,台北水牛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6〕 阮炜:《文明的表现——对5000年人类文明的评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

〔7〕 参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孙慧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页。

刘向《说苑·指武篇》：“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

应该承认，这一译名的选择，甚为精当。从内涵上讲，虽不中，亦不远矣。

经过多年的研讨，在汲取国外学者的论述的基础上，我国学者对文化的定义作出了大体趋同的判断。

张岱年认为：“文化是个多层次、多方面的结构体系，但起主导作用的是哲学思想。……在西方，在印度，宗教成为文化的中心。”^{〔8〕}这里，大约还是侧重于文化的精神方面。

季羨林认为：“凡人类在历史上所创造的精神、物质两个方面，并对人类有用的东西，就叫‘文化’。”^{〔9〕}钟敬文与季羨林大致相同，认为文化“包括人们所创造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各种社会事物和现象”^{〔10〕}。这一提法，包罗万象，已不拘泥于精神，而是涵盖了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

在众多的定义中，王富仁的论断值得注意，他认为文化“实际是人类在自己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所创造并作为一种信息返转来作用于人类自身的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11〕}将信息的观念引入文化，令人耳目一新。

谈论文化，就不能不论及文明。

根据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研究，现代意义上的文明(Civilization)一词，于1752年产生于正在撰写一部人类通史的法国学者图尔阁(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笔下。不过，此前 Civilized

〔8〕 张岱年：《中国文化的回顾与前瞻》，钟敬文、何兹全主编《东西方文化研究》创刊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

〔9〕 季羨林：《东方文化知识讲座》，黄山书社1988年版第2页。

〔10〕 钟敬文：《加强中国文化史编著工作》，钟敬文、何兹全主编《东西方文化研究》创刊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11〕 王富仁：《两种平衡、三类心态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文化不断运演的动态过程》，钟敬文、何兹全主编《东西方文化研究》创刊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页。

和 to Civilize 一直在使用,且在 16 世纪甚为流行。“该词最初确指对知识进步,技术进步,道德进步和社会进步的一种朦胧向往,也就是所谓‘启蒙思想’。”^[12]

又据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说法,与“野蛮”相对的“文明”一词,于 18 世纪被两位重要的启蒙学者开始使用,即法国人米拉波(Mirabeau)和英国人弗格森(Adam Ferguson)。^[13]

从语源学上探讨,所谓文明,即 Civilization,源自拉丁文 Civilisatio,其名词 Civis,本义为市民,形容词 Civilis,本义为都市的。Civilisatio 指城市市民的身份、状态。因此,文明的最初内涵,是伴随着王权、国家、阶级、商业,特别是城市出现后人类所创造的内容。

显然,文明也是近代西方首创的一个学术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它与文化一样,也是一个舶来品。将 Civilization 译为文明,也是对中国传统概念的借用与改造。

最早,《周易·乾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易·贲》:“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里可以发现上古中国人关于文明观的雏见。将西方的 Civilization 译为文明,倒也差强人意。

唐代孔颖达疏曰:“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文章而光明也。”这一疏,似乎距离近代学术概念文明的内涵反而远了:“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哪来桂花油?”(见《红楼梦》)

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对文明与文化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从来没有整齐划一过。据说德国人早先宁愿使用文化一词而不愿使用文明。19 世纪法国的一些思想家曾力图区分文明与文化。在他们的界定下,文明比较偏重物质方面,而文化比较偏重于精神方面。然

[12]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孙慧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25 页。

[13] Immanuel Wallerstein, *Geopolitics and Geoculture: Essays on the Changing World Syst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26.